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八

奏議

奏狀乞移勘丘岳李先受賍等事

十一月十八日



臣昨將彈奏三司人吏枉法受賍支官錢與客人公
事蒙三司府司移送開封府斷令來軍巡院復即公
行賄賂縱放罪人蒙昧朝廷喧騰道路丘岳李先等
事已彰敗竊聞又下本府推勘未為允當緣三司并
開封府官吏俱涉干礙今若准舊行遣終有不盡情
弊伏乞聖旨指揮特賜選差清強官員或下御史臺
盡公勘鞫免使姦賊舞文出入人罪

奏狀乞別路差官取勘徐仲謀

十一月十八日

臣等風聞湖南桂陽監使徐仲謀與本路轉運使王正臣平有奏陳興構刑獄經今半年有餘尚未結絕追埒禁繫吏民受弊後可知矣雖桂陽監合係本路監司按察官王正臣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訴稱始因本監收勘縣令胥世程罪犯王世臣曾有私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摺拾勒罷本監公事一面追勾就獄仲謀相繼奏論朝廷却令依舊管勾顯有上件因依今來雖委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路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字俱在轄下終涉嫌疑或致冤抑敢乞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別路差官取勘所貴息絕詞訟

仰江西路差不平
提官就湖南勘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

三二月

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脩官吏惟務增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為已利今醴泉觀將已畢功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孝殿鳩吻損動復議自新起蓋至於洪福寺屋宇興國寺經歲開寶寺佛塔等處紛紛營建競相誇尚只如昨者開先殿止換二柱尚已費官錢十萬餘貫今來諸寺觀營建衆多如此侵耗帑藏不知紀極且國家財用糜費如戎狄多事河流未平官冗兵衆是皆仰給縣官一出于民力而不得已者也其不

急之務無益之役復不能制之則傷財害民朝廷有不節之嗟矣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應在京寺院宮觀見役土木一切早賜裁減俾罷內慈孝寺殿損動去處只乞量與修補無使貪功冒賞之計得行致國家浮費日廣而用不易也 送三司施行

奏狀乞宸罷奉宸庫估賣物色 十一月

臣竊聞已降指揮奉宸庫估計珠犀玉帛珍寶等物差官置場出賣伏緣奉宸庫並係朝廷寶秘之物今一旦即行估賣深損國家兼又市井張皇道路傳播萬一遠夷聞之將謂我朝何故窘急如此况國家內有省庭庫藏外有四方貢賦若能節損浮費則用度

自可取足何必輕信淺議搜刷禁庭寶秘之物虛耗內帑動搖人心所得甚微所失甚大 臣愚伏望聖慈為國惜體所是奉宸庫見行估賣物色特賜指揮復罷

奏狀乞勘鞫王成融納馬慶長馬 十二月

臣並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男成融納馬慶長馬二

匹遂與慶長連併優便差遣等事至今未蒙施行伏惟陛下至公之心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之無私也柰何使朝廷威福之柄為貪夫攫歛之資視樞要如閭閻以官爵同商賈臺諫抨舉事已彰敗多日尚乃寢而不問今夫外臣小官受一錢以贓名罪則終身湮沈天下所不齒豈容樞密使之家公行賄賂實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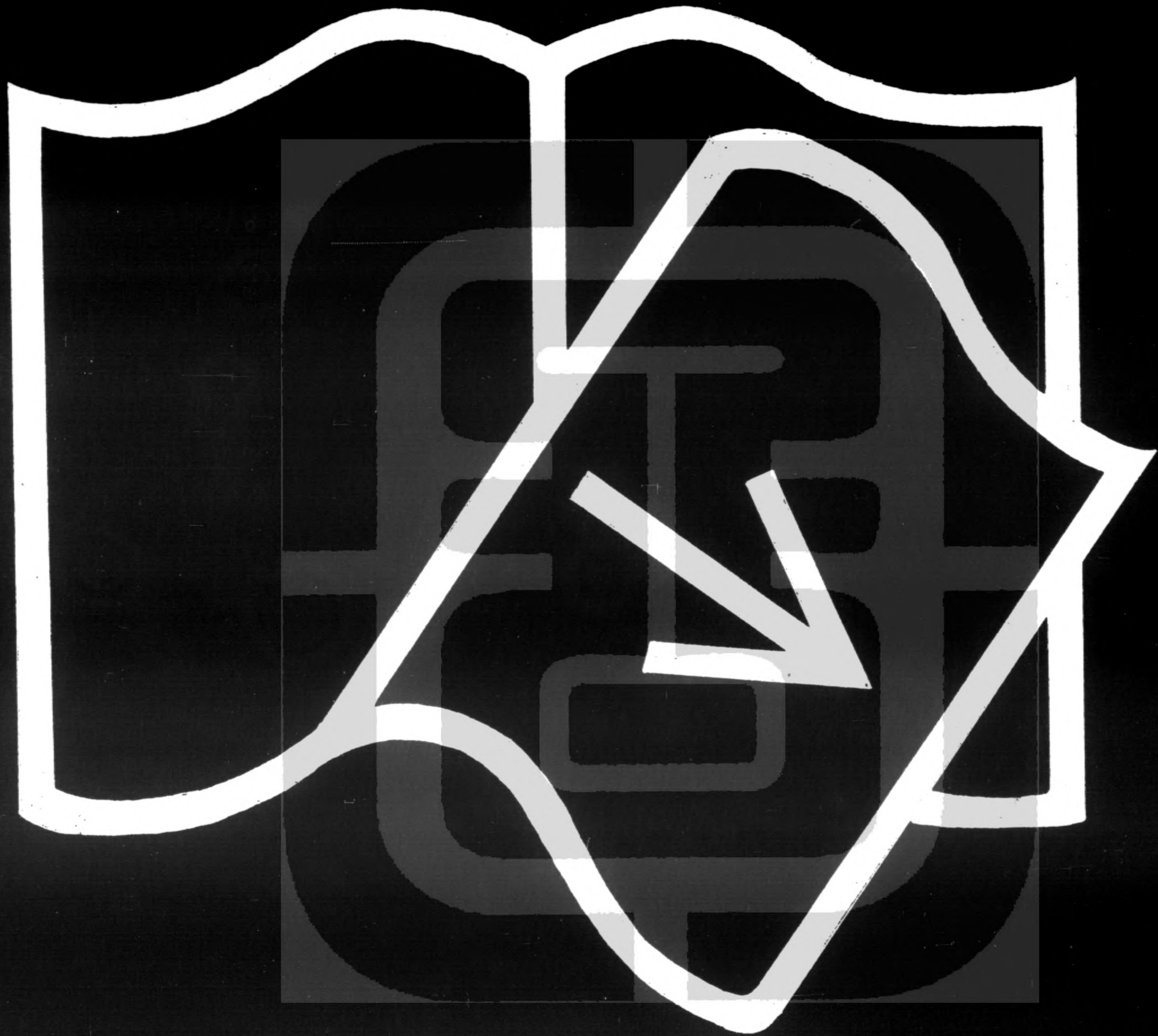
鬻賞喧沸如此而不行窮劾以正國家之典刑乎今馬慶長等見在京師伏望聖斷早賜指揮鞠罪行法亦所以警懼貪猥之人庶幾中外清肅也

奏劄論王德用乞正其罪

臣職有言責不避煩浼宸聰累曾彈奏王德用乞正其罪而罷黜之至今未賜施行中外所共驚嘆况德用素非勲勞濫冠摠席全無補報止務貪憚漏盡鐘鳴不顧羞辱因男成駙納馬慶長之馬輒以優幸差遣酬之鬻鬻息質賞意輕朝廷此而可恕孰不可恕伏望陛下英斷特賜指揮置之詔獄正以典刑則祖宗馭天下之大法不為庸人屈也

奏劄乞許文彥博程戡避親十一月二

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謀猷敬督涖籍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太平之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參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遠機務寔繁矧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地又况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日



P5

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間言也

奏狀乞復罷錢延年待制之命

臣等竊聞張譯行授戶部郎中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觀事故除錢延年為天章閣待制必是朝廷以擇行內閣之闕用延年以補之竊以待制之官始置二員今處中外已十五員矣侍從之間不為乏人縱罷擇行之職何用補為延年庸猥無狀衆所共知表踐華要且非朝廷澄清百僚之意將何以為薦紳之勸若請預有指揮則著例甚明不當引用伏乞

懼威暴取諭使然安肯越二十驛程跋履艱阻而至是也原其遠民之情蓋不獲已臣伏望特降聖旨指揮其荆南府見在京留王達諸色等人下開封府發遣令歸本貫庶使天下知朝廷至明不為檢人上惑天聽兼况素有著令誠約分明乞賜指揮舉行舊條告示中外

奏狀乞復李泚充翰林學士指揮

臣等竊聞除李泚充翰林學士中外聞之無不驚駭竊以泚知開封府日醜行彰聞及在鄭州又作詩恣刺辭涉烈祖洎朝廷黜知南京却以侍親為名不肯前去累經臺諫論列蓋以其資性陰邪不協群議况

內制之任不止專掌文翰兼朝廷大用多由此選豈
可以陰邪之人再充此職伏乞檢會歐陽脩包拯等
前來論奏事狀特降聖旨指揮復罷淵今來除命且
見今翰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關人

奏狀再論李淵

臣等伏覩李淵充翰林學士不當遂具狀彈奏未蒙
朝廷指揮施行竊以淵踪跡乖濫及知開封府昵近
小吏劉青醜聲流聞故士大夫耻言其名字此乃淵
之穢行也作詩刺譏前朝乃有門外倒戈之句言涉
烈祖此淵之大不忠也出知南京以養親辭避自合
家居既而依舊居職此淵之不孝也臣等固不敢一

一條陳上黷聖聽如此等事臺諫累次上言陛下稔
熟知之寬其嚴誅使未蒙棄息已厚矣詞禁最為近
密安可使不忠不孝醜穢除邪之人凌踐其職伏乞
早降聖旨指揮追還恩命以厭天下清議

奏狀再乞追罷李淵

臣等伏覩再除李淵充翰林學士兩次具狀彈奏未
蒙施行臣等竊所未諭况淵之醜穢前後累經臣僚
論列已奪是職豈可復居此官又淵之陰邪天下共
知在於聖人亦稔熟聞聽無足疑者似此除拜必是
輔相進擬豈有明知姦邪復欲擢用但恐沮勸之道
廢矣况聖心求治內制之選職在禁近或備顧問豈

可用此等色人臣等並蒙聖恩擢在言職各有愛君之心豈有樂聞時政之闕再三煩黷聖聽蓋進用匪人實害大政不敢不言伏望出自宸衷特賜追罷况林學士自承旨以下有五員不至關事伏乞更不除人

奏狀再乞復李泚恩命

臣等三次具狀彈奏李泚再充翰林學士不當未蒙施行伏憲朝廷以臣等所言李泚不忠不孝為行乖惡未足以取信或者執政之臣不采中外公議曲為益庇不即列白於陛下之前使泚之恩命遂非而不改只如知開封府時醜穢事跡播於聞聽在鄭州作詩諷詠前朝語涉烈祖以養親為名辭避外官却居

內職此前來諫官及下官等亦曾列分明若以此等事罪不容誅陛下寬仁是然未加寬宥尚居經筵猶未允清議豈可更復翰林學士之命如泚自茲進

用竊恐姦邪路開小人類進賊賢害政不為朝廷之福伏乞特降聖旨早賜復罷泚所授恩命詔罷李泚翰林學士

奏狀乞候今冬六塔河隄並無疎虞方許酬賞

臣竊聞商湖口已用土閉塞河流全入六塔通行外議以為自今水勢尚小固無所憂若向去礮砮山水下并夏秋霖潦暴漲則慮隄防未平別有衝溢所是見今向當六塔河一行官吏等如有合該恩命酬賞款乞聖旨特准直候今年初冬已前沿河隄防並無疎

虞然後依例施行所貴人人肯盡心力提轄防護亦以示朝廷不濫賞而見成功也

奏狀乞貶黜李仲昌張懷恩等 四月十一日

臣伏觀今春朝廷指揮商湖北流口候至秋冬閉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沒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敝道途驚嗟豈非意在急功力覲恩賞失計敗事罪將誰歸臣聞在望陛下特賜宸斷指揮其仲昌懷恩及應管各臣依例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誠後主之

奏狀乞牽復李士勳舊官 四月十日

臣竊見內殿丞制閣門祿候李士勳昨江東同提刑日以病去官不曾親被詔旨因此赴闕後時降授東頭供奉官又已經刑部定奪至今未蒙施行緣士勳得疾有狀黜官無辜母老家貧眾所共惜伏望聖旨指揮特賜牽復上勳舊官使朝廷刑罰不濫則忠善知勸矣

奏狀再乞罷免王德用

臣昨累狀彈奏王德用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後快私差遣事經涉半年至今未蒙朝廷施行夫刑法者人主取天下之柄持之使平則中外畏威而民服從未

有官尊職重而貪賍敗露如王德用者遂屈法而不問之耶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前來所彈德用章奏早賜正其罪而罷免之并咸融慶長並從降黜以副天下公議

奏狀乞正王德用罪名貶黜

五月三日

臣累次彈奏樞密使王德用貪恣挾私男咸融納馬慶長馬偏與優等差遣人情不平外議喧沸乞正其罪所冀於治朝行公法不為德用私而屈之也至今多日未蒙指揮且德用結託權要賍污暴聞拜跪難失人臣禮當職議論同排優勲勞素無負乘之久臣愚伏望陛下采之公議斷在勿疑以臣前後

上章奏命政事府果決施行正德用等罪名嚴賜貶黜然後別擇賢才大冠樞府使夷夏畏服朝廷尊嚴天下不勝幸甚

奏狀乞官員身故孤遺骨肉依在日資序撥船

乘載

五月七日

臣伏覩近降條貫移替赴任官員使臣乘坐舟船隻數立法革弊所宜必行然而尚有該說不盡似於人情未安者唯官員使臣或在任或得替或已赴京關或尚在道路有身故者其本家孤遺骨肉若不許乘船歸鄉里并寄居去處實可矜憐今聞排岸司見拘收故北京通判屯田員外郎方任與故太常博士吳

溫兩家所乘載孤遺舟艤勒歸本岸不放前去况方
吳兩家並是南人去鄉并數千里孤遺各一二十口
留滯羈旅便是失所除二家外似此之類頗多甚傷
和氣天下有禍患急難而仁聖在上正宜拯救哀恤
臣伏望朝廷特賜指揮應官員使臣身故其孤遺骨
肉並許令依本官在日資序支撥坐船隻數乘載歸
本貫州縣或寄居去處所有在外始初丁憂官員合
歸持服地頭即不是作名出入者亦乞依此施行所
貴物議平允

下三司自新
之舊條貫

奏劄乞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五月八日

臣等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竊以

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所奏陳動關機密自
陛下服藥調適僅將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聖體
漸康况中外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
若祇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望聖慈特賜指
揮許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黃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祇管錢穀刑獄民事雖
未上殿不至關事臺諫職業動干機務或有難形
翰墨之事須至上殿口陳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皇嗣未立六月九日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不可失
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救亡以圖存轉

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向者伏觀陛下聖體
偶一違豫中外人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降靈
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者上有請
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其或
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取祥異
明白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有所為
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
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林孫通以謂天下
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
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顛顛陛下思所以答請見
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因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

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覷斷衰
秉發聖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
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根本深固
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况
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
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
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
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為戴陛下之恩極太山之
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倘一毫有益於朝廷則
萬死甘從於鼎鑊干冒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
屏營之至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閣陸經罪名

六月十一日

臣伏觀先朝所降詔書有刑賞踰制寬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之文所以事有寬濫者言之則臣之職當然默焉則臣之責難追昨聞御史中丞孫抃奏葛閣知濠州日情狀可恕宣徽使富弼言陸經在西京日貶出非辜朝廷並送刑部尋具奏聞稱據閑經案款元初大理寺各不合書罪然却引勅節文一命官犯罪經斷遣後如有理雪者三年外更不施行省司不敢除落朝廷因而中罷竊緣閣經所犯本是人誣搆前日未明白時人猶寬之一旦近臣既已論奏刑部又已辨明朝廷用三年外法以罷之然則人之寬之也又甚於前日矣至如近年王冲楊南仲楊織輩皆以罪廢僅二十年並不問年限只用大臣臺諫官論列俱得除落刑名况閣經亦不是自乞理雪率皆因人奏論較王冲等事體豈復有異臣愚伏望陛下聖旨指揮檢會刑部所定奪閑經文字許依王冲等除落罪名則寬濫獲伸副詔書之意邦條物議咸得允當若以曾係中書不行事涉形迹又送樞密院施行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殿

臣等昨於五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上殿尋聞已奉聖旨以臣等所上章疏降付中書此

蓋陛下聖心察臣等愚忠有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阻遏臣等遂於今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觀宰臣以下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朝廷置臺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旒扆上補陛下聰明今逾半年未有一員得對雖中外急切幾務事繫安危陛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伏望陛下早賜英斷指揮中書許令臺諫之官依例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宸聽

詔許中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正嚴科

六月十九日

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稟命旨不恤人言在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兵民顛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効婦約隨又破決急失暴斂河北幾無聊生餘波橫流博州首被衝注近覩責降李仲昌張懷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燕度等尚未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如數年前王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汴流淺澁即時追官勒停又治黃河隄防泛溢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充替今仲昌等姦謀辯口誣惑朝廷邀利急功興起力役為害不淺敗事已多固宜行竄殛之刑豈復蒙寬宥之誥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

指揮其李仲昌張懷恩李璋蔡挺燕度等並從公議
改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公朝刑罰之當轉災
沴為和氣在此舉也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六月二日

臣竊聞臣僚上言開封府國子監秋試舉人候恭謝
禮畢方許就試伏緣朝汪近降指揮取七月鎖院已
行曉示多日見今進士諸科投納家狀約五六千人
又况霖潦之後舍宇頽毀薪粒翔貴舉人嗷嗷日望
如期校試早見去番若令直至初冬不唯羈旅貧窘
久而不易抑又朝廷命令朝出夕改無以示信於多
士深為不便臣愚伏望聖慈許依近降指揮施行無

從備詞曲說以紊典制而喧群議也詔依此

奏狀論句畎府界積水搔擾六月二日

臣竊聞差京朝官下府界諸縣句畎民田積水逐官
手下各領兵士百十人荷鋪馳走村落之間耆壯保
分紛紜往來民間罹水災之後自救不暇今復重為
搔擾蓋所差之官既非本部其兵士者保綠而為姦
不當事權難以控制徒致嗟困於事無益臣等欲乞
朝廷指揮府界積水只差本縣官佐專切管句溝畎
并委府界提點司分頭提舉庶使諸縣之民當此水
災之際不為官司重困得自營活

奏狀乞追攝晏思晦勘斷七月一日

臣伏見吳垂慶冒名授身死兄宗應京官公事已送
府司根勘次竊知垂慶素本愚騃今來悉是其兄殿
中丞思晦在京納賂啟倖構架保識官員於書鋪官
司投請文字蒙昧朝廷深慮勘司未見得此情弊臣
伏乞聖旨指揮下開封府追攝思晦與垂慶一處勘
斷庶茲官冗之際聊以澄究濫源

下開封府句
思晦勘結

奏狀乞留胡瑗 七月三日

臣竊見國子監直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為人師在太
學誨導諸生循循不倦漸劇道藝有益風化去年御
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筵任用如聞已得指揮
今知瑗陳乞外任若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典

學育才之意也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學
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用孫抃經筵之舉庶可上
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

奏狀乞罷內臣權巡檢 十月八日

臣伏見近以京師霖潦權差內臣班行將帶兵士充
裏外城巡檢今乘天晴水退人漸安居其諸處地方
公事自有元舊巡警官兵使臣縣尉分頭管句不至
闕悞所是權巡檢內臣班行伏乞聖旨指揮早賜罷
去庶令民間無重煩擾

依奏

奏狀乞每日坐前後殿 七月九日

臣等伏以陛下昨因違裕漸安恐煩視事乃有一日

坐前殿次日坐後殿之旨又以伏煩暑雙日不坐隻日間坐前後殿皆一時之權宜非久法也邇來微涼復只隻日隻日更坐前後殿竊惟春夏之間陛下尚猶服藥故從其請然四方之人不無憂懼今則聖體康寧伏乞宸造依舊每日坐前後殿上以全陛下憂勤之德下以釋四方疑懼之心

奏狀乞給還太學田土房繕 七月十一日

臣伏以商周之所以名治世莫非崇樹學校教育俊良以敦厚風俗之為急也後之苟簡淺末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謂之然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宣是猶却行而求前也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

曆初朝廷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繕六七千入學充用是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下百人近胡瑗管句已逾三歲總贍及掌事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夏以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前所賜田土房繕並却係國子監拘收占吝近聞吳中漫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繕不還太學則無由贍養生徒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紛然引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惟陛下聰明仁聖允輔弼臣鄰日欵致君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聖旨

指揮以先所賜田土房繕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完
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漸劑一變至治庶使本朝尊儒
重道興學育才之盛不愧於古之治世矣

奏狀乞黜罷燕度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寬宥以正典刑近覩
中書劄子仲昌等奉聖旨將來經息並不得復官及
差遣唯轉運使燕度元係管句修六塔河并固護埽
約明知不便默無一言盱眙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
等聊示貶降獨度未蒙黜罷有何顏面尚擁使權公
議物情甚未平允臣伏望聖旨指揮早賜黜罷燕度
職司以慰安河北人心免更生事又以示朝廷用法

不私也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臣伏覩近降立舉條貫有該說不盡於事體未便須
至申明者且盡以下項

一條貢試院述鋪官員兵士等如搜獲舉人懷挾
文字各等第酬獎者然而釐革弊濫此誠為得
竊恐述鋪之人利於賞重或自外將帶科場文
字入院或於試院內收拾得遺墜文字當舉人
就試之際妄亂誣執却稱是搜檢捉獲若柔懦
舉人不能自明便見枉遭黜累深屬不便臣今
啟請欲乞指揮應係述鋪官員等搜檢得舉人

懷挾文字得實即依條酌賞外如敢自將文字
於試院誣執舉人希求恩賞事發情狀分明者
其所犯之人即科誣告之罪仍委考試所并監
門官員專切覺察

一條貫舉人因懷挾文字者同保人實殿五舉移
動坐位者同保人一例駁放然而申禁不嚴則
不足去弊若遷怒枝蔓則恐傷善人竊緣開封
府國學試院場數不一若舉人同保五七人其
間或分作兩場至二場引試假令第一場有人
懷挾文字移易坐位豈可累及第二第三場中
同保之人用法如此如非辜何臣今敢請若舉

人就試日懷挾文字移易坐位事發者其間雖
同保之人若不是同場入試即不在連坐之限
謹具如前竊緣見今開封府國學鎖廳三處引試
舉人日逼臣之愚見所以塞絕姦倖誣罔之路亦朝
廷刑罰不使枉濫於場屋事體不至虧損伏望陛下
聖慈早賜指揮施行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九

奏議

奏狀乞避知雜御史范鎮

八月十日

臣伏觀差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採執中上惑聖聽臣等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顯與鎮有上件因依况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為同處臣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除臣江浙一州軍合人差遣且以避鎮亦臣之幸甚

奏狀乞榜示行禮百官不得移易幕次

臣准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差同沈立提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來御厨翰林司供辦宿齋百官酒食雖嚴行約束多是不得整齊蓋由官員不依官位赴坐宿齋取便移易幕次呼索喧譁是致難以責其整肅竊乞特降聖旨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至日並須依分定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輒自取便移易幕次所貴整肅上副朝廷恭謝之意如敢故違許御史臺并管勾官司舉劾特行朝典今御史臺

奏狀再乞避范鎮

八月一日

臣是為曾於去年兩次論奏范鎮營採陳執中事上感聖聽顯有阿黨柄臣之狀今鎮充知雜御史臣難

為尚供堂職陳乞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望聖慈允臣所請早賜指揮臣無任瞻天俟命激切之至

奏狀乞勘驗王道在街坊稱冤

臣竊聞有前孟州河陽縣尉王道自今年五月已來逐日於京城具公服靴笏每每在街坊民間乞丐錢物稱被州府信謔無罪傳廢至今日日市井聚觀道路憫笑或疑其詐作名目或慮其實有冤濫殊無愧耻玷傷士類伏望特降朝旨指揮下開封府勾追勘驗其王道如實係非辜黜官因而與理雲若別無冤枉或一切假偽即乞斷罪後押送本貫鄉里亦足示

朝廷無寬人也下開封府勅驗

奏狀乞許諸路慶賀章表入遞附奏九月六日

臣竊見天下諸路職司并州府軍九遇朝廷行慶等事合具章表稱賀者並差本處職官衙校齋執赴都進奏院通放至於江淮關浙川廣諸路多差鄉戶衙前遠人生疎道路僻遠經涉歲月糜費甚厚深屬不便以臣愚見應諸路職司州府軍監今後如係進貢物色許依舊差衙職官齋擊赴關外如是處齋章表並只令入遞附奏煩為便伏望聖慈矜恤遠方特賜指揮付都進奏院通下諸路告示遵守施行

奏狀論恭謝將官制度六月六日

臣等伏觀御札下御史臺恭謝大禮並依南郊體例施行今聞外議却皆覬望如明堂之恩竊以明堂之恩臣僚並轉官童行亦披剝此二者最是朝廷慎重之事况今官冗而濫僧道蠶食至衆切慮比來恭謝禮畢恩赦議及文武官僚轉官及童行剝度等事伏望陛下特賜宸斷並只依南郊體例施行又况比年赦宥頻數當議裁損則天下幸甚依奏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朝廷量與責降然亦未快羣議陛下采收下情憫傷重役將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

與刑宣諭中書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也奈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緣及數日之內三出內降文字張皇大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爲奏陳今起二小臣之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國體之重不詢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臣恐斜封墨勅之弊不足罪於昔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陛下特賜聖旨指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臣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朝廷綱紀不

遂陳壞人情物論庶無事疑也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九月初十日

據知班孫泰彥申右謹具如前伏緣大禮臣僚齋宿合務嚴恪其虞部員外郎嚴慶孫水部員外郎程嗣立有此故作怠慢至夜却在朝堂門外不就門裏本幕次齋宿顯違朝旨只如初九日有庫部員外郎張誠慙擅移幕次已曾彈奏至今未蒙施行竊况宿齋臣僚不少若非特行戒勵必是難得整齊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益州十日

臣竊聞去年秋冬間朝廷差內臣益州催唐書又一員下本路轉運司散特文錢各住成都盤桓七十餘

日別無公事勾當唯是交易培克誅求不已依綾金
翻換機杼新樣織造綾羅錦繡至於酒場公人百姓
陪備貲財供給饋遺每一名內臣僅費大錢六七千
貫道路嗟咤公私搔動臣體問得東西兩川人稠土
窄賦歛數變民已不易宜宜遣中官頻來久住重為
誅剝臣愚欲望朝廷非次免差內臣入蜀所是舊例
合差之人乞降聖旨指揮許令住益州不得過十日
如此約束庶幾不甚煩擾以慰存遠人也

奏狀乞止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十月十日

臣伏見益梓等路諸州軍每遇時季或隔路或隣近
更互送遺節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驅逐遍鋪兵士并

役使百姓人夫往來送遺節酒苦州縣騷動嗷
之聲不絕道路無得允許造酒州軍自來蓋有
舊例不該醞酒之並是近年旋起新例只於公人
百姓酒場內收買每法酒一斗民間直大錢一貫已
上公使庫只支與一二百文既已虧損價直數倍又
齎擊往復無故驅役兵民臣坐觀弊事深屬不便欲
乞今後川路州軍自來不許造酒去處並不許隔路
或隣州更互送遺節酒如違其干係官員並科違制
之罪如此則一免大段虧損敗壞公人百姓酒場課
利二免枉役遍鋪兵士搔擾州縣人夫所以安存遠
方寔貸民力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劄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

嘉祐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臣訪聞陝西種鹽畦戶歲於河中慶成陝鞏解五州軍河東等二十餘縣差人戶充應積年逐戶陪備錢物浩瀚多致破蕩家產去年准赦息錢權減半差役道路歡快然終是瘡痍未除近有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席累言解池利害只用官錢米收買漫生顯鹽供應得足臣近經陝西詢問耆舊並稱席所起請鹽事官私委實又遠利便臣愚伏望聖旨指揮檢會席前後奏狀委制置解鹽臣僚前去相度定奪施行寬恤民力莫大於此

奏狀論陝西官員占留禁軍有妨教閱

臣近過陝西體問得諸州軍禁旅雖多訓練蓋寡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帥并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餘人並不預逐日教閱之數上下顧避迤相因循萬一緩急寇警用之禦捍何異驅市人而戰臣竊慮如此弊事非一路欲乞朝廷特賜指揮下諸路敢有官員虛名占留兵級在手下有妨逐日上塲教閱者科違制之罪仍委提刑轉運司臣僚覺察聞奏庶幾軍伍訓練精熟以備驅策免臨時悞事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同唐介

臣等風聞散直刺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

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中外議藉藉以
為不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賊子與妖造姦必偽稱
化金寶益年壽之術以取媚人主外託愛君之迹內
為亂政之獎漢之文成五利唐之普思靜能濫息既
深頭戮旋被至其甚者權移群小勢傾朝廷稔成禍
殃延及宮禁唐太宗憲宗二帝踰為英主亦以服餌
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守澄引薦李訓鄭
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佞宦官而結主假藥術以市
姦故也或謂燒變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
此或謂合鍊丹藥則前世為藥餌所誤可以為鑑左
道無赦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事之

初理如無害泊為獎之補或後生其蓋言伏望
慈早賜斥逐免致受惑聖聰鄧保信亦乞戒勵施行

奏狀乞勘劾蕭注

臣竊聞廣西知邕州蕭注貪恠放肆醜惡彰聞貨賂
誅求蠻徼騷動提刑李師中論列切至使臣李若愚
體量分明或未正刑則定生邊患其蕭注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下荆南路勘劾施行無令長惡不悛
遠方受獎

奏狀論宋宰乞罷免樞密使

臣伏以輔弼之臣宜宜備位樞機之地尤須得人一
有乖方局副求治切見樞密使宋宰措置無狀阿諛

不公下情多壅蔽之辭物論有昏沉之刺久處宥密
取輕朝廷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罷免宋庠樞密
使之命以叶公議

奏劄罷論宋庠

臣近累次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之任未蒙省納竊
緣昨以武臣差遣不平屢有詞訴都不接覽待漏院
與程戡爭忿誼譁取笑中外戡以平和坐免而庠理
固不直方且安然尸素不恤去就人言沸騰又已半
途邇來凡百處事愈更乖方官僚怨嗟煩多臺諫彈
奏不已如聞引退未見施行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
揮罷庠柄任則天下幸甚

奏劄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臣等近者各具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柄任至今未
蒙指揮伏緣庠素乏才謀重以昏眊自專樞務處事
乖方變更祖宗以來選用武臣法度以致差任不當
衆情怨嗟至有對御稱冤奏牘理訴者中外籍籍以
為非材而復取媚中人超遷重職保持寵祿以固身
謀備位廟堂實玷任使伏望聖慈特賜檢詳臣等前
奏早降指揮罷免庶叶公議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臣竊聞旬當御藥院劉保信轉遙郡團練使王世寧
以下並遙郡刺史濫恩非次公議頗喧臺諫屢有奏

論朝廷終未俞允夫名器之假不慎則僥倖之弊愈多豈聖時所宜為之願陛下無或忽此臣愚伏望陛下聖慈特賜指揮追寢劉保信等所授新命則中外幸甚

奏狀乞移勘韓鐸

臣風聞河中府客人趙志進狀陳論竹木務監官韓鐸積壓丈尺批斫除折虧損價錢六百餘貫係送開封府取勘至今一百餘日其詳寃客人累月禁繫負罪官屬乃優游在外數四不肯承認顯是本府上下容庇拖延不為依條結絕遠民無告物論不平臣愚伏望聖慈特賜指揮移上件公事下御史臺或差臺官別置院推勘早見歸着免致輦轂之下刑獄寃滯有傷和氣

奏狀乞廢罷鹽運司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運鹽司本司之官係朝廷選設胥吏兵給其七八十人廨署船舸凡百稱是意者以上江州軍關少鹽債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之乏今已數歲未見有尤異之効者其實無補於事也或州軍關鹽則本司申發運司或支或才支由發運而不由本司也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後發運而未必從本司也何哉蓋權不均而勢使之然名不正而都無所漸徒冗長乎其間正如贅疣之為爾

唯是監綱人員兵相經過到發參辭催行行程如此等事重為煩擾但汭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愚伏望聖慈指揮其運監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諸州監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使不悞事去冗局之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奏狀各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恩命

臣等近以旬當御藥院內臣劉保信等四人暗轉遙郡團練刺史各累具論列乞行廢罷風聞並皆留中未賜施行伏緣先后遺詔罷置上御藥蓋防僥倖進任太速權寵過盛近歲以來無名超擢不出告勅浸成弊法輕用名器廢壞典章甚非聖朝至公之道况

近日知制誥楊敞等封還劉永年李珣等轉官詞頭亦為無功濫有遷拜已蒙朝廷追奪今來保信等恩命尤為僭濫獨未廢罷內外異法物論不平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臣等前後奏狀劄子降付中書施行

奏劄論經筵及御製宸翰

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關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夫易

之吉凶詩之義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
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
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
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
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吉
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地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
福之鑒日開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天
子翰墨真圖書之秘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
右之臣宦官近戚之家碑名祝詞佛牒僧齋或上求
御製或仰觀宸翰成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陛
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借堂陛之崇秘奎壁

之彩慎重命賜杜絕俾望上下之理從而益明朝正
中外莫大幸也二者唯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
納忠待罪之至

奏狀乞追奪鄭戡所授京官

臣竊聞樞密院酌獎特停選人鄭戡改授大理寺丞
以其未勒傳前掩殺夷人勞績不唯正遠流內銓條
貫兼又臣前任梓州路轉運使日訪聞鄭戡先在清
并監所殺夷獠一百二十餘人其間半是年老或幼
稚并婦女之屬邊徼至今冤之其特監司只保明實
殺八十人有奇貪忍不明上下蒙昧况戡未赴調間
又已犯私罪勒傳今來違條轉官所以物論喧沸悉

以戡家豪行賄結托權要所致也近聞臺官累狀論
奏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追奪戡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廂禁軍

臣竊聞日近朝廷下諸路州軍揀選廂禁軍兵士赴
關到口並各逐旋分隸外處填補關額軍分盛寒之
月離去鄉井携老負幼盡室以行道路勞苦至京城
門外別哀愁之聲所不堪聞詢之輿言甚可憫惻伏
望聖慈特賜指揮應係揀兵路分州軍未起發者且
令仍舊在本處收管或只許以所揀之兵那撥備填
鄉郡缺額免致遠離土著則頗叶人情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均稅官

臣竊見朝廷差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聞諸州
縣入戶不測事端望風疑惑往往移換物產斫伐桑
棗村落僻處尤為騷擾且土地之賦則腴瘠之入不
同農民之耕則勤惰之功有異井田已遠經制固難
又况今年夏秋諸處愆雨民尚艱食緣此騷動人情
不安臣愚伏望聖慈早賜指揮權抽迴所差均稅官
員以慰安四方

奏狀乞罷陳旭樞密副使

二十一日

臣竊見除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出中外驚疑伏
緣旭趣向多門進取由徑內則結宦官之援外則收
小人之情驟用機衡公議喧譁臣愚伏望聖慈因其

避讓特賜指揮追寢旭所被成命况樞密院副使已
是三員不致關事仍乞不更差填

奏狀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寢罷除命四十二月

臣等伏見除樞密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
下深駭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升方者依託
越国夫人宅詐為官告賣與富民廣受賂賄是時京
師恟恟以其事連越國開封府勅劾不盡朝廷差朝
官杜樞錄問方行舉駁未及施行漏洩于外遂改差
旭同入都內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為奇貨城裂
情節便為了當止旭身為諫官姦邪佞媚如此陛下
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乎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除知瀛州與內臣閻士良姦交飲宴交相
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彥博當國
賈昌朝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激彥博以旭舊相
明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直學士
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合辭避令竊倖
嘿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而附會擢臣苟求名位如
此陛下觀旭此節可為潔廉之士乎昨知開封府唯
務姑息小人以干虛譽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姓
訴為內臣史昭錡欠錢僅千環旭以昭錡是入內都
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史昭錡親屬並不理索施行
又皇城司親食官蓋又入巡福宮捕獲送府臣陶時

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理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姦
究易衣持仗夜入宮禁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
本情重加刑戮管句皇城司臣僚重行降黜旭專為
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文作竊盜衣物計贓定罪只
收堅同保地分人員並引疎決釋放取旨皇城司官
員全不收豎臣陶當時累有論列其蓋文家樞密院
進呈洪配海島皇城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戒勵旭
意在庇蓋皇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意
且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姦宄媚結權幸如此
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一旦忽用旭為
樞密副使下知在陛下聖意以旭為正直取為樞密

耶為公忠淳實亦且容之過不過昏謬然狀耳固
未有如旭前所為姦佞之罪今罷舉而用旭也謂之
廢罪則庶乎其或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人之失
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句御藥院王世寧通家
往復與史志聰素相交結力為主張致此超擢伏望
聖慈察樞密之府非容姦佞之地速賜指揮復罷旭
之除命以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闕事
伏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不敢嘿嘿唯陛下裁擇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十二月
六日

臣等伏見近日除陳旭為樞密副使物議喧沸以為
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旭姦佞不公

事狀甚衆乞行罷寢未蒙施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由廷干進自頃為諫官代杜樞錄問張彥方公事諂諛貴幸臧裂情節便為了當已為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羞愧昨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內臣將夜踰禁垣親從官蓋又引赦釋放取旨其皇城司官員案並不收暨後及以內臣史昭錫是入內都知史志聰親屬句當內東門史昭錫之弟欠負進士趙烈屋業錢七八百貫旭結媚諸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異州進納富民李士安者京師號為豪右者典下中書吏人偷公用銀器事發其銀器上有中書字跡士安託旭同居

表弟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句追勘斷其甄昂納士安錢二百貫文其後更為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革輟之下作如此等事欺君罔民貪濁不公專務諂悅陛下左右越次干進其不被罪廢已為天幸又况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相顧失色於朝士林族談驚駭于外下至胥吏莫不笑惟以旭之命顯出史志聰等主張以至傳為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此言儻著不唯有污於公朝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聖慈下察公議早賜指揮罷旭樞密副使之命黜守遠藩所貴朝廷清明姦倖屏塞

奏劄乞黜陳旭以革交結權倖之風

九月二日

臣等近果有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且旭為諫官錄問張彥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誣駁罪一也知諫院胃受成德軍轉官是命而不辭為宰相文彥博鷹犬罪二也知開封府寬釋夜踰禁垣親授官而故出皇城司官員不收堅罪三也屈抑進士趙烈索史昭錫奉業錢七八百貫詞狀不行以諂媚都知史志聰管勾內東門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同居親情甄旱取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句當御藥院王世寧託為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有制命之

出緝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為俚諺云旭得樞密副使者三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媚貴倖交通宦官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加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聖慈革姦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引進柄臣之弊察政府重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稍正邦典

奏劄乞早賜宸斷屏黜陳旭

十二月

日近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迹乞行追寢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亂係時政得失之然朝廷安危由柄臣邪正之致故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佞

臣進者亂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慎伏惟陛下臨御
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聖覽凡進一人公
議允矣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矣凡用一人公議
不平矣人言為不可矣斯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
豈常好辯哉是亦遍天下公議為朝廷斥邪偉之黨
杜姦慝之門當職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為諫官希
旨錄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麗大臣知
開封府寬釋踰禁垣親後官之罪以庇蓋皇城司內
官抑塞趙烈訴史昭錫欠屋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
聽史昭錫之援故京師俚諺謂旭有三史之力故縱
有罪豪民李士安廢屈邦法而同居親情甄昂納士

安賄賂不少因緣御藥院王世寧聯親通家來往
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允而人言
息其可得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天
命不祐行矣執言居不可妄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
求進往天下之祐在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言其勿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
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近
小人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者近便佞之
臣則非其福也臣愚伏望陛下察視旭之所為鑒詩
易聖賢之訓救朝廷用人之失早賜宸斷罷旭樞密
副使之命而屏黜之庶使後來壞私挾詐無所不至

之人得以為誠臣無任為國納忠之至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劾

臣近累具奏狀劄子論列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至
今未蒙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末唯務私邪附離姦貪
迹狀明著章疏連上論議日喧旭不卹廉隅不知去
就忍取冒寵欺天罔民孔子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其旭之謂乎臣愚伏望聖慈察旭之
無行不可處之二府早賜追奪樞密副使之命以正
邦彛若陛下猶以臣之言為不實伏乞檢會臺諫官
前後論列文字選差公正清強臣僚制獄推劾則旭
之所為是非臣之所言虛實較然明白矣聖斷決而

人言息中外幸甚

奏劄再論陳旭

嘉祐六年六月

臣等近累論列新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私乞賜
罷黜章奏絲委未蒙施行伏以樞機之任得人繫天
下安危朝廷禍福固非尋常細事臣等職司諫諍豈
敢隱默中止不為陛下極意彈論者哉如旭自為諫
官自知開封府無一風節為人所稱而姦邪詭佞結
媚權倖之迹章明較著在人耳目如錄問張彥方在
蓋越國夫人宅事輕出夜踰禁垣親從官不收暨皇
城司不以宮禁宿衛為意結宦官將趙烈訴索史昭
鑄屋業錢詞狀判收不行以取史昭錫等懼心同居

親屬甄昂請求莫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事而受錢二
百貫附下罔上懷護迷國貪猥無節事君不忠之罪
至衆甚大雖陛下聖仁包荒天地容覆未忍致旭于
理其中外人心不伏物論難平非宜誤息理在必奪
伏望聖慈出自宸斷其陳旭早賜罷黜以彰陛下至
公無私從諫求治之盛德

奏劄乞從竄逐以謝陳旭

正月十日

臣等竊具連署劄子并奏狀及上殿論列新除樞密
副使陳旭姦佞賍私交結宦官罪狀文字已衆并臺
官前後章奏紛委政府中外迺首日望正旭之罪降
黜以快群論陛下仁息過厚未欲致旭于理其如旭

姦邪附會之行貪墨交結之迹案牘具在事理甚明
今以匪人超處樞要不顧公議不恤諫諍上損陛下
知人之明次屈朝廷至公之體胥吏市井皆知譏笑
不圖如此實教大敵倘臣等愚拙之言不能開悟聖
聽即乞從竄逐以謝姦邪必不敢偷合苟從上煩陛
下言責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臣等不勝忠
憤待罪之至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貶

正月十日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手納諫故
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蔽開而善惡分
恭惟陛下臨御以來舉以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

必採臺諫封章天下議論隨即罷去故禍却於將地
福來於無形中外以之欣躍國家以之鞏固而陛下
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擢陳旭為
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玷陛下知人之明
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姦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宦
官在天府則唯務貪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
狀連奏封章迄今兩月而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逐
有玷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慮百端巧取
富貴而玷陛下臨御以來知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
有以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追誅而况機密要地兵
柄所歸雖當平時烏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如旭豈

堪與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每有論奏不覺
繫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
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
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
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光於史冊矣况臣與旭素無
讐隙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
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
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
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陛下裁斷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

正月二十七日

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眾賢邪盡在真偽雜然不

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皇朝繼承四聖昌明百年從
諫任人罔不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
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
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
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
置諫官六員其畧曰或詔令乖當官曹涉私措置失
宜刑賞踰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
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
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世未有逮今日之盛故左右
疑丞中外臣庶其賢否邪正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
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

歲羅宗庠樞密使二府兩側同時除拜十三四員其
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樞密副使陳旭而已臣
與諫官唐介王陶洎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
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蒙降黜施行臣不避
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開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
入內都知錄問張彥方偽印官告事滅裂情節附會
權貴知瀛州日教與鈴轄內臣閻士良姦妻飲宴適
相結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賚未到
任間即召知諫院朋附宰相指蹤擊搏其移成德軍
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避貪竊觀望為世取笑
及知開封府輕縱踰禁垣親從官蓋又重罪蓋庇皇

城司官員不行收豎以陰結本司宦官殊不以陛下
禁衛中姦盜為意有進士趙烈訴史昭錫欠屋業錢
僅七百貫以昭錫是內東門史昭錫兄弟前後經半
年只理還三十餘貫其間收不行案牘具存又句當
御藥院王世寧與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世寧
未嘗來往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
旭驤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隱情
欺公可駭深狡懷諛迷國見利徇私巧進百端無所
不至臣伏思陛下尊居巖廊之上其臣僚進用有失
雖外議喧沸人心不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
避論及開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為踪跡如此乖惡

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凡輔樞衡
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姦邪則非朝廷之
福伏望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眾望若以旭
為正人可任機要謂臣之言不足聽即乞寬臣遠方
以戒後之言者臣更不敢趨朝及國子監等處供職
謹歸私家待罪惟聖心財察

河南文獻卷之十一

